



美丽秋叶

□魏人彪



汤青 配图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秋天，又一次深情款款而来。

朔风乍起，草木叶子的那些“少数元素”就忍不住蠢蠢欲动了。春萌夏长的季节，叶子们是清一色的绿，像深的湖，大幅大幅的汪着水一般，浅浅深深，飞碧流翠。霜降之后，叶绿素合成的速度变得缓慢了，叶子中的叶黄素、胡萝卜素和花青素这些少数元素们，就紧紧抓住强烈的紫外线和低温刺激的有利时机，伺机而动，在叶面上一点点地晕染开来，渐然渐次“红胜火”，在飒飒秋风中唱响生命的繁华、厚重和不舍。



A 我在小区院子的花园里徜徉，一日又一日，眼看着丛中一些树叶渐渐金黄或者绯红。

稍早一些时候，北京郊外的香山，以及拥有红叶资源的一些地区和景区就开始发布红叶指数了。

I级红叶指数代表叶子变色率为10—35%之间，处于叶片发黄状态；II级红叶指数代表叶子变色率为35—60%，处于红黄与橙红之间；当然，观赏红叶的最佳时期是等到III级红叶指数发布时，这时叶子的变色率已达到60—95%，全部是深红、暗红或紫红色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斑斓陆离而又热情奔放的秋色就会在无数手机微信上流转，那样的百变美图，又怎么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呢？我觉得，因此说走就走，或者千里奔赴，都是一点都不为过的。

连晴不知夏去，一雨方觉秋深。在宁波，毛黄栌、柿树、银杏等各种红叶树种历经了春晖夏霖的洗礼，在浓浓桂香里，相继迎来了它们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山山吞吞吐吐间，“先声夺人”的是乌桕和榉树。乌桕红得散散漫漫，有的刚开始红，红叶“稀碎”地夹杂在绿叶中，有些凌乱、无感，但有的乌桕却已红到通透，在蓝天白云映衬下，格外耀眼。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曰：“梧叶新黄柿叶红，更兼乌桕与丹枫；只言山色秋萧索，绣出西湖三四峰。”可见乌桕红叶的魅力丝毫不逊名扬天下的“香山红叶”。相比乌桕，榉树树形高大，远远眺望，鹤立鸡群的那一棵往往就是这位“老兄”，榉树彻底红透时，更像一支火炬，冲天而起熊熊燃烧。爱凑热闹的红叶石楠、南天竹，尽管形象上无法与乌桕、榉树相媲美，但也全力以赴努力红到油亮。还有株形呈卵圆至圆球形、倒卵形或椭圆形的地肤，一个个“毛毛球”火红火红的，憨态可掬。虽说红枫的最佳观赏期是在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，但秋天即将落叶时，红枫的叶子会再次“羞红”，所以绵延800里的四明山上的红枫，成片成片地覆盖着云中山峦，早、晚的时候，让你分不清哪一片是霞彩，哪一片才是红枫林。

B “一枝红叶燃清秋”“秋景瑰艳色流丹”“层林尽染万山红”，盛秋的大地像一块硕大的调色板，碧绿、墨绿、浅红、粉黄、艳黄、鲜红、褐红、胭红……层层叠叠的色彩，数不清有多少种，明朗而瑰丽，斑驳而绚美，秋的气息因之醇浓得如同乡下人家入口七分醉的陈年“番薯烧”酒，那样的芬芳、浓烈。

季节的分享和自然的馈赠总是如此慷慨、熨帖，在无垠的乡野，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切有关于快乐的根源。

时光流逝，往秋的深处行走，秋愈发舒缓。花园小径上落叶片片飘零点点铺排，偶尔风过，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，一场彩色的叶子雨，如梦似幻宛如童话。

换作从前，面对如许天降落叶，年少的我一定会欣喜若狂。那时没有煤气、天然气，一日三餐做饭烧的是木柴。母亲下班回家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吩咐道：生火了。我早就候在镬灶下，应声点火。大镬灶烧火最难的是生火，常常是倒腾了小半天，弄得一脸“烟熏妆”，眼看着引燃物噼噼啪啪一阵熊熊烈焰，硬柴上的火苗眨巴眨巴要蹿起来了，不知怎么一忽儿一缕青烟抖动几下，火苗旋即熄灭了。一般家庭准备的引燃物不外是废报纸和旧破书、用过的作业本、竹丝竹片、松针松果之类，枯干的落叶也是不错的引燃物。一到秋天树叶飘落的时候，放学后，我与公房区年龄相仿的一群“疯猴”一起窜上跃龙山去拣松针松果和落叶。有时落叶不多，我们就用肩膀或后背连续撞击树干，把树叶沙沙地摇落下来。当落叶装满大大的编织袋时，夕阳行将西下，如果这时远远地看到一队小孩一个个头顶或肩扛着一只硕大的袋子，在灰暗的天色中从蜿蜒的山道上依次移动下来，那样子，倒像一长溜满载而归的小蚂蚁队。天气晴好时，将落叶摊在道地水泥地上晒，晒得干透了，然后存放在柴棚的角落里。

现在，落叶作为普通家庭镬灶引燃物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旧事，在城市的公园、景区、绿地，落叶成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靓丽的“自然风景”。

C 一过寒露节气，宁波就会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在晚报上发布图文消息，推荐市区“落叶不扫”的近20条具体路段，让落叶为城市留下唯美的景致和别样韵味，其中有：主要树种是三角枫的海曙区民丰街，主要树种是黄山栎树的鄞州区凌波路，主要树种是银杏的鄞州区甬江大道、东钱湖环湖南路，主要树种是枫香的北仑区新建路，主要树种是无患子的镇海区西大河路、高新区朱一路，主要树种是法国梧桐的奉化区竹园路、桃园路、义门路等等。消息不啻充满了巨大的诱惑。

是的，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诗画景象。高高的三角枫或者银杏树或者枫香或者法国梧桐沿街延伸，林荫步道长袖善舞，红黄交叠的落叶铺展其上；晨光或者夕辉透过枝隙洒落下来，氤氲迷离，有人往来，轻言细语；叶子蝴蝶般在身边飞舞，脚下偶尔踩踏和鞋尖推开落叶的声响像湖面上的涟漪，在空间由近及远悄然荡漾，一种浪漫、一种出尘脱俗的宁馨、一种亲近自然的愉悦在心中油然而生。

“落叶不扫”的城市，一定是一个有情怀、有爱心的城市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我在街上碰到一个认识的老师带着一队叽叽喳喳、兴高采烈的小学生。我打招呼，哪儿去？老师刚要开口，不料被她左右的学生抢了先，“去公园拣树叶！”我不惊讶，啊？老师笑着道，拣一些枫叶银杏回来，画画。好主意！我不禁脱口赞叹。

这让我想起一个叫艾伦·肖的印度插画家，他每年秋天都会做一系列插图。有一年，受秋日美景的启发，艾伦决定收集树叶拍照，然后添加水彩插图来表达对秋天的爱。

我在一份杂志上无意中看到过这一个系列的插图。艾伦完全保留了树叶的原形原色原貌，构思奇巧，点缀简约，匠心独具，真的很美。

因此我总是想，凋零和悲凉不属于秋叶，因为所有辉煌灿烂、美好的谢幕都是壮丽的。